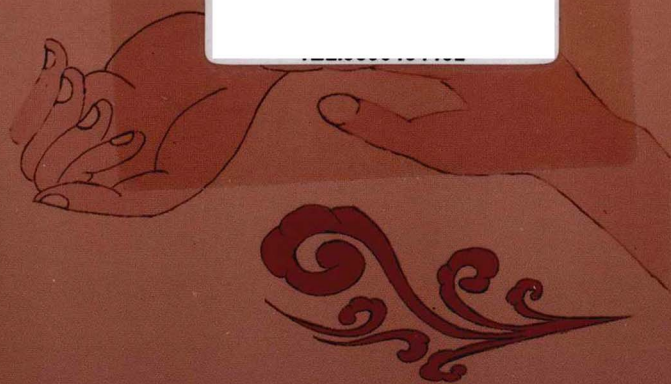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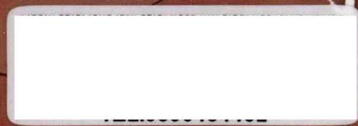


青斗中医传奇小说系列

医林志

第一部

太素神脉



青斗 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医乃仁术，济世活人之本，入大道之门！
揭开中医的神秘面纱，探索生命的终极奥秘！

医林志·第二部

太素神脉

青斗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太素神脉/青斗著.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3. 3

(医林志·第二部)

ISBN 978-7-5132-1283-0

I. ①太… II. ①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4666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 64405750
北京燕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25 字数 294 千字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2-1283-0

*

定价 38.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购书热线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cptcm>

目录

CONTENTS

第二部 太素神脉

第一章 小柴胡汤证	1
第二章 鬼门十三针	9
第三章 鬼医	17
第四章 活死人	24
第五章 枣儿	33
第六章 樟树药帮	43
第七章 冷手点穴术	49
第八章 太医院	57
第九章 救人	65
第十章 归真图	72
第十一章 太医郎	80
第十二章 正德皇帝	86
第十三章 唐琴独幽	93
第十四章 人体解剖	100
第十五章 酒王	108
第十六章 林成再现	115
第十七章 生死门的秘密	124
第十八章 刘谨伏诛	133
第十九章 大内密探	141
第二十章 内力乱脉	148
第二十一章 五行丹	155
第二十二章 拜师玲珑阁	163
第二十三章 太素脉法	171
第二十四章 听脉	180
第二十五章 辕轩九针	186
第二十六章 天疾	192
第二十七章 杜方手	200
第二十八章 跳骨丹	208
第二十九章 银针驱蛊	218
第三十章 苗疆蛊师	228



第一章 小柴胡汤证

天空中一道闪电及几声炸雷响过，掩过了天地间所有的声音，一切尽行笼罩在这场暴雨之中，尤可令人的神智迷乱，辨别不得物事。

就在那黑衣人持刃欲要闯进杨开房间之际，那人猛然止住了动作，缓缓转过头来，眼露惊异之色……

又一道闪电，旁边呈现出了悄然站着的一脸冷若冰霜的朱云。

朱云的房间内，那名神秘的黑衣人摘去了罩在脸上的黑纱，这是一名长相狰狞的中年汉子。他朝朱云躬身一礼，恭敬地道：“小姐……”

朱云背负双手，仰头观看着墙壁上的一幅字画，淡淡地道：“谁叫你这么做的？难道不知道这个杨开是我请回来的客人。”

那汉子低头犹豫了一下，仍自恭敬地说道：“无人叫属下这么做，只是属下觉得这个杨开来历不明，或是会妨碍小姐正在做的事情。”

朱云冷哼了一声，转过身来，严肃地说道：“我做事情可用你来教吗？”

那汉子听了，身形微颤了一下，应道：“属下不敢，属下这么做，也是担心此人日后有可能为小姐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老爷吩咐过属下，小姐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曾命令过属下可自行行为小姐解决一切可能产生的障碍，所以……”

朱云不耐烦地一挥手，打断了他的话，说道：“好了，我行事自有分寸。这个杨开意外出现，打乱了我的计划，令目标失去了踪迹。所以我借救他为由，以朋友的身份结识他，是想从他的身上另行找到目标的线索。这是我行事的一部分，你怎么可以贸然破坏我的计划。”

那汉子听了，面呈惶恐，忙又躬身道：“原来是小姐深谋远虑，另有安排。恕属下愚钝，不明内情，还请小姐见谅。”

朱云口气又自一肃道：“我希望日后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杨雄，你要知道，我这是代生死门行事，你非生死门的人，有些事情不是你能理解和知道的，所以你不要干涉我的事，否则后果你是承担不起的。父亲也应该对你讲过，为了两面的安全起见，生死门和四通商社在人和事方面，除了我父女外，尽可能地不要有

关联。”

杨雄额头呈现出汗水，忙低头应道：“属下明白。”

“雪先生还好吗？”朱云顿了一下，问道。

杨雄应道：“养在宅子里这几年倒还安生。”

朱云点了下头，说道：“我这次来杭州，也是为他来的。过几天我回京城，你随后将雪先生带过去。且安顿好了，我日后会用他。”

杨雄听了，面呈微讶之色，随即应道：“属下知道。”

朱云一挥手。那杨雄这才施礼退去。

“难道说父亲那边……”朱云眉头一皱，脸上隐现出了一丝不安来。

且说杨开一觉醒来后，便有四五名丫环、仆人上前侍候，倒是令从未享受过这般排场的杨开有些手足无措起来。硬着头皮走过了一番洗漱的程序，而后又坐在一桌子丰盛的早点前胡乱用了些。仆人、丫环们这才收拾好，去了。

杨开此时心里不由大是懊悔，何以身陷这种“窘况”之中，富贵人家的生活他实在是习惯不来的。自被那朱云从钱塘江中救起之后，便推脱不开了。稀里糊涂地随了朱云而来，一切自有些梦幻般的感觉，并且感觉那朱云愈加神秘起来。心中此时很是惦记舅舅林成和王守仁的安危。

杨开心中忽地莫名其妙地生出了一种令自己平生恐意的想法：那朱云为何强力地挽留自己，而自己又为什么能留下来，那是因为自己被这个朱云“挟持”了。杨开已是强烈地感觉到，朱云与王守仁一事当有莫大的关系。

杨开暗中叹息了一声，又自摇了摇头，对适才的感觉又茫茫然起来。

早点过后，又有仆人献上茶水，随见朱云笑嘻嘻的走了进来。

“杨公子，昨晚睡得还好吧。下人们有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担待些。”朱云笑着道。

杨开站起相迎道：“云姑娘勿要客气。这么多人侍候我，实在是有些不适应呢。”

朱云闻之，微微一怔，随即笑道：“这些下人们手脚笨些，不行我再叫人换几名伶俐的来。”

杨开以为朱云误会了自己的意思，忙说道：“且莫如此，只要不叫人侍候我就好。”

朱云笑道：“公子是贵客，怎么好慢待呢。且安心住上几日吧，待这边事情有了着落，我就带公子去京城。”

“去京城!?”杨开闻之一惊。

朱云道：“是啊！我本来是想在天下间为公子寻几位医道上的名家高手，以令

公子习尽他们的医人本事。后来想起我在京城中认识一位朋友，他在太医院是有认识的人。要知道皇宫中的太医院可是集尽了天下医道上的高手。有我那位朋友在，公子便可以和那些太医们一起交流了。并且我会安排你拜师学艺的事。”

“这个……”杨开实是大感意外，同时又自疑起了朱云的身份来。

朱云见了，笑道：“这没什么，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施些钱打通些关节，便是皇家太医院的太医们都可为你所用的。这些事情我来办理，公子只管将全部心思去和那些太医们习那医人的本事即可。”

杨开见朱云说得如此轻松，好像那太医院是她们家开的，惑然之余，不免犹豫起来。

“就这么定了。”朱云笑道：“这可省去许多访寻名医的麻烦，并且京城那边还有生意上的事需要我去处理，所以公子随我去便是了。好了，我那边还有事，公子且安心的住上几日吧，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吩咐下人们去做。若是坐不住，公子也可叫下人陪了去街上转转。”

说完，朱云嫣然一笑，这才转身去了。

杨开站在那里呆怔了好一会，而后掩了房门，回到桌子旁边坐下，心中讶道：“王大人可是从京城一路逃出来的，而这个朱云竟然也与京城的人有联系，难道说……”杨开心中自是一惊。

“应该不会吧”杨开随又摇了摇头，坐在那里自有些茫然无措。

杨开左思右想，虽是心中疑惑重重，怎么也是不能将朱云和王守仁的事情联系起来。

闲坐了片刻，杨开起身出了房门。外面一个守候着的年轻仆人上前迎道：“公子有何吩咐？”

杨开道：“倒没什么事。对了，阁下怎么称呼？”

那仆人诚惶诚恐道：“小人叫冯四。公子且莫这么唤小的，否则折煞小的了。”

“哦！”杨开应了一声。感觉这四通商社的人和那些曾在朱云身边的人大不相同。那些人举止诡异，面色阴冷，每令杨开感觉不适。想那巨商富家之女的随从们可是经常更换的吧，竟能一夜之间消失个干净，另换了些和善的面孔来。

杨开随后道：“你若是得便，可否随我去街上走走。我这边不熟悉，怕迷了路呢。”

冯四道：“小姐吩咐过了，令小的们细心侍候公子，公子且随意就是。”说着，抬手让请杨开先行。

那冯四引了杨开出了宅院的后门，来到了一条街道上。未行几步，忽有一老者迎面走来，老远地招呼道：“冯四，你娘病重，且让我传话于你，定要你回家去看看。也是巧了，在这里遇上你，否则找到你不知要费多少时辰。”

那冯四听了，惊急之余，面呈为难之色，望了望杨开。

老者见了，摇头道：“还不快走，怕是晚上一步，见不得你那娘亲了。”

冯四哭泣着对杨开道：“杨公子，我且回去另寻人和你上街吧。家母害了病，我必需回家瞧上一眼才好。此事请不要令小姐那边知道，否则我再也不能在这里做事了。”

杨开道：“既然如此，先要请个郎中家去才好。在下不才，略知些医药，且随你走上一回吧。我上街也是无事，莫要再行唤人陪我。”

冯四听了，惊喜之余，不免又犹豫起来。

杨开晓得他的意思，笑道：“就当陪你上街了吧，此事不令云姑娘那边知道就是了。”

“这……”冯四听了，感激之余，还是不敢私下决定引了杨开家去。

杨开于是拉了冯四道：“家中既有病人，耽搁不得的，走了就是。”

冯四见了，先行谢了那传信的邻人老者，然后感激不尽地引了杨开走去。

过了两条街，进到一条巷子里，来到了一家门前，冯四道：“杨公子，小人的家就是这里了。”引了杨开进了院门。

这是一座别致的小庭院，收拾得干净，地上不见草芥，可见主人家的勤快。二人刚步入院中，便从堂屋中迎出一个焦急的妇人来。

见了冯四，妇人急唤道：“相公，婆婆她……”当是冯四的妻子了。

冯四挥手道：“我请了这位杨公子来为娘医病的，你且茶水侍候了。”

冯四妻听了，脸色稍缓，朝杨开这边欠身一礼，转身往厨下去了。

冯四引杨开来到其母亲卧室，一老妇卧床不起。

“娘！”冯四上前呼唤一声，那老妇只是不应，冯四大急。

杨开道：“且让我看来。”

冯四这才搬了张椅子于床侧请杨开坐了为其母诊治。

那冯母此时呈现出面青、厥冷之状，似中了伤寒。

杨开持其脉，但觉弦紧，又有涩象，并且感觉所持的手部冰冷。

“可是直中阴寒之症吗？”杨开心下疑道：“如此，理中汤能应此病。”

杨开本欲要出示方药，似乎又觉哪里不妥，复诊其脉，浮紧状尤显。

“手部冰冷，不知足部也如这般吗？”杨开犹豫了一下，掀起被子，试探冯母足部。不试则罢，一试之下，但觉冯母足部烘热，正与手部相反，杨开心中大异道：“若是风寒阴邪直中肝经，其势必先从足部冷起，今两足既热，当非此证。是了，那些冷热相间，而呈诸症状者，当是邪郁半表半里之间，宜小柴胡汤和解之力除之。若施理中汤则大错了，当引邪攻里，狂躁不救矣！”

一念至此，杨开暗里不由出了一身冷汗，诊断不明而施药，真的能杀人呢。

“我这脉法，果是不精呢！竟不能从脉上直诊此症。”杨开坐在那里不无遗憾地揉了揉手指，摇了摇头。

冯四见状，以为其母不救，吓得一惊，几要瘫痪在地。好在杨开向他寻要纸笔，这才希望大增。

杨开随后出示了小柴胡汤两剂，冯四忙持了药方飞跑出门，抓药去了。

冯妻小心地将茶水奉上，杨开用了。

不多时，冯四买了药回来，冯妻忙拿去煎了。

待冯妻持了煎好的药来，给冯母服下，一服手温，再服厥止，身热也除，面青转白，诸状立缓。

“杨公子好手段！真乃神医也！”冯四感激地道。

杨开笑道：“这是一典型的小柴胡汤证，对证下药就是了。”

虽说是简单，若是开始时不先诊断明白，另投他药，是如投毒药了。

杨开心有余悸，知道若不是自己今天仔细些，便会误诊伤人了。已是无那一丝成功的喜悦。冯四拉了杨开到云升酒家，摆酒相谢，杨开一笑，承了他的情。冯四知道杨开是主人家的贵客，自是不敢言诊金相酬，只好恭敬地侍候了。

几杯水酒过后，杨开道：“冯四哥可知本地医林中有无出色的人物？”意思是这里若有现成的，可就近去拜访拜访。

冯四惶恐道：“公子但唤小人名字就是，这么叫会折煞小人的。若说起这杭州城里医林中的人物嘛……”

冯四抬手挠了一下额头道：“几年前倒是有一个唤作赵疯子的乞丐，有种医人的本事，就是持了几根铁针在病人身上乱扎一气，还真有疑难大病被他扎好的。也不求诊金，酒肉管饱就是。不过这个赵疯子已不在杭州混生活了，不知到哪里讨饭去了。还有一个是保和堂药铺坐堂的李千生，擅治小儿病。其他的，不过是些以吃不死人的草药换那病家钱钞的庸医罢了，没几个有如公子这般下药立效，有真本事的。”

杨开听了，笑子笑，心下道：“那个赵疯子当是如李千一样，在针法上有些手段的人了。”

想起李千，杨开心中感慨了一番，不知李千现在如何了。虽然自己也身处浙江，却不知李千在哪里，好像是归安，但此时自己处境特殊，不方便寻他去。

此时在酒楼上，距离杨开、冯四所坐的酒桌不远的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独自饮酒的面貌狰狞、脸色阴郁的中年汉子，不时以疑惑的目光瞟着杨开这边，此人正是那个杨雄。

此时云升酒楼临街的道路上，风尘仆仆地缓缓走来了一行人马，三十余名劲装的汉子护着四辆马车。三辆马车载着箱笼，另一辆车上好像载有一大型的物件，不

过以蓝布四下遮掩了。在前两辆马车上插有几面小旗，上绣有“龙虎镖局”四字。显是一支走镖的队伍。

“龙虎镖局！”酒楼上的杨雄临高下望，脸上的肌肉自是一动，显然那龙虎镖局是有些名气的。

龙虎镖局的人马车辆转进了云升酒楼后面的院子里，那本是与酒楼同一处的云升客栈。

见来了大生意，客栈内忙迎出了十余名伙计，上前热情地接待众镖师。然而这些镖师们不知是因为路途遥远走得过于疲惫还是什么原因，都在脸上显出了愁云惨淡的样子，老少皆无欢气。尤其是一位众人簇拥着的威武的老镖师，脸色最为凝重。

一名中年镖师拱手说道：“小二，先备一间安静的上房，最好旁边的房间没有客人住的，我们现在就要用。”

一名客栈的伙计应道：“不知是哪位客官先行歇息，且楼上请吧。”

中年镖师望了一眼老镖师，老镖师点了一下头。中年镖师随即招了一下手，立有四名年轻的镖师登上了那辆蓝布遮掩的马车。待将那块蓝布撤下时，马车上竟然呈现出了一个以粗壮木桩做就的木笼。木笼内竖有一十字形的木架，上面绑有一人。只见此人垂着头，蓬松散乱的长发掩了其面孔，半坐着，四肢腰部被粗绳绑着，令其不能活动。

“咦！这是囚车吗？”院落中有人惊呼了一声，立时引来众人观看。

“龙虎镖局押的镖怎么会是一个囚犯啊？”有人惊讶道。

院子里一嚷嚷，酒楼上正在吃饭的客人也自纷纷起身到窗前朝下观看。

中年镖师见状，显得焦急起来，吩咐道：“快点将少爷抬楼上的房间去。”

四名年轻的镖师忙将木笼开了，将那十字木架连人一起抬下车来，又有两人上前帮了，共同抬到了客栈的楼上。在那人头发散开之时，露出了一个英俊的年轻人的面孔，双目紧闭，脸色苍白。

那位老镖师摇头叹息了一口气，在几名镖师陪同下进了客栈。其他的镖师们则忙着安顿车马货物。

就在这时，旁边走来一妇人和一名五六岁的小男孩儿，应该是入住云升客栈的客人。

小男孩忽然抬手指着那马车上已空的木笼朝身边的妇人喊道：“娘，那车上坐着一个红衣姐姐呢！”

“啊！”正在旁边车上搬运箱笼的几名镖师竟然惊得变了脸色，手中正在搬运的箱笼都掉在了地上，皆自骇然之极。

“哪里有什么红衣姐姐？”妇人四顾茫然，随后拍了小男孩的头一下，责怪道：

“不要胡说。”强拉着小男孩去了。

那些镖师们则相顾惊恐，离那木笼马车近些的，竟然远远地避开了。

这边的情形，倒是没有引起众人的注意。只是那杨雄脸上颤动了一下。

此时那名中年镖师从客栈内走出来，吩咐道：“快去请杭州城内的名医为少爷治病。”

几名年轻的镖师应声跑去。

“这是个病人？”酒楼上临窗而望的杨开闻之一怔，暗讶道：“此人犯有何病，竟然被绑于木架上，囚于木笼内？”

这般情形杨开未曾见识过，虽是身为医者，倒也没有贸然去试。

杨开犹豫了一下，抬手召唤过一名酒楼的伙计，说道：“小二哥，烦劳一件事，适才投宿客栈的龙虎镖局中有一个镖师好像生了重病，是被绑着来的，你且去打听一下，那人是患了何种病症？如何被绑得这般结实？”

伙计听了，笑了笑：“客官，你真是一个好奇的性子，打听那事有何乐子，人家是绑是打的与你何干。”显是不甚情愿去。

旁边的冯四见了，知道杨开有些医家手段，或是想去为人家医病，于是从袖中出了几个铜板，递与那伙计，说道：“公子让你去问，你且去问便了，哪里来这么多废话。”

“哦！是冯四爷！好说！好说！小的现在就去问。”那伙计认出了冯四，忙赔着笑脸，接了钱转身去了。

旁边坐着的杨雄，脸上的肌肉颤动了一下。

不多时，那名伙计转了回来，上前说道：“冯四爷，这位公子，小的已问清楚了。适才投入客栈的是河北苍州龙虎镖局的老镖师陆明海和镖局的弟子们。说是来的路上，陆明海的公子陆通不知什么原因患上了一种疯病，无缘无故地打伤了同行的好几位镖师。后来还是陆明海老镖师和众镖师一拥而上才制服了陆通，恐其挣脱再行闹事，这才绑于木笼之内。一路南行，沿途遍请名医为陆通诊治，却没有一个医家能诊得明白和治得了。这不，一路到了咱杭州，说是要请江南名医为那陆公子治病呢！”

“原来是这样！”杨开眉头一皱。知道这种病自己暂时是诊治不了的，实在是无能为力，况且对方一路行来不知请了多少名医高手了，既然无人能治此病，自己也是不济事的。

杨开摇了摇头，暗里一叹，知道自己的医术还有待提高，虽是遇有小病可治，但是碰到大病就难医了。这是作为一个医者甚为尴尬的事。

杨开心中叹息，草草用了酒菜，便与冯四返回了朱府。

这天傍晚，那个杨雄在客厅中在向朱云汇报情况。

杨雄说道：“河北苍州的龙虎镖局现在由出身八卦门的陆明海掌事，论其实力，倒是可排在当今天下十大镖局中的前七位。此番南来是押送一批官货，终点站便是杭州城的知府衙门，昨天已是交了镖了。不过在这次来的路上发生了意外，就是那陆明海的儿子陆通犯了疯病，伤了几位镖师。后来陆明海率众弟子强力制服了陆通，并在路途上请医诊治，但却无人敢医。”

“无人敢医！此话怎讲？”朱云听到这里，不由一怔。

杨雄说道“属下见那杨开对龙虎镖局感兴趣，于是便做了一番详细的调查。此消息也是从龙虎镖局的镖师那里打听到的。龙虎镖局多年往来于江南各地。在数年前，陆通在扬州认识了一个青楼歌妓叫何巧巧的，并答应日后为何巧巧赎身，娶回家做妾。那何巧巧便信以为真，将自己多年的积蓄都送给了陆通，以盼望有个好归处。”

朱云听了，冷哼了一声道：“花言巧语，这种男人的话她也敢信。”

杨雄接着说道：“那陆通占尽了便宜，另结新欢，便将这何巧巧忘记了。后来何巧巧郁郁而终，于半年前死去了。”

朱云这时眉头一皱道：“你说这种负心的事，可是与那陆通的疯病有关？”

杨雄道：“小姐果然聪明，竟被你猜测到了。此事不但与陆通的疯病有关，而且诡异得很。半个月前，陆通遇到了一个人，那人告诉了陆通何巧巧已死的事。当天夜里，陆通便犯了疯病，口出妇人之语，好像是那何巧巧附体索命的。”

“竟有此怪事？”朱云讶道。

杨雄道：“此事怪异得很，就在今天龙虎镖局入住云升客栈之时，有个小孩子竟然看到了装陆通的木笼里有一个红衣女人。而除了这个小孩子，当时在场的人竟然无人能见。我在事后问过了，龙虎镖局一个曾和陆通交厚的镖师说，那何巧巧素爱红妆，当是其魂魄追随陆通来了。当时将在场所有的镖师吓得半死。那陆明海已经下令，镖师们禁谈此事。并放出消息来，他们龙虎镖局要在云升客栈长住，若有高明医者治好了陆通的疯病，将以重金酬谢。不过今天有过两位杭州城内的医家去过云升客栈了，但是一见那陆通，竟然都莫名其妙地退缩了，是为不敢治。此事颇为怪异。本来我是怀疑那杨开或与龙虎镖局有什么联系，不想他真是对那陆通的疯病感兴趣。不过此病可不是他所能医治得了的，否则今天也会自荐出手的。”

“鬼魂之事怕是虚妄之说，陆通的疯病可能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朱云说道。

“对了……”朱云忽一喜道：“既然杨开对那陆通的疯病感兴趣，明天我且陪他走一回云升客栈，见识一下那种怪病。若有高人现身诊治，也令杨开学习一回。总之能有令他产生兴趣的事情就好。”

杨雄闻之愕然。

第二章 鬼门十三针

第二天一早，朱云过来约了杨开去那云升客栈，说是要见识一下有无高人可治那种疯病。杨开本有此意，原打算要约冯四今天再去云升客栈的。那个陆通毕竟是一个特殊的病例。于是欣然而应。

在冯四的陪同下，杨开、朱云来到了云升客栈。

此时陆明海的龙虎镖局早已放出消息，并在客栈的前门上贴了求医榜，以重金酬谢前来治愈陆通之病的医家。昨天已是有杭州城内的两位高手医家来试过了。但不知怎么，正如那杨雄所言，那两位医家见了病人陆通，竟自不敢出手医治，慌忙离去了。

龙虎镖局名声颇显，加上陆通的病怪，一时间倒也在整个杭州城里传开了去。专程来看热闹的不少。

陆通被安置在云升客栈楼上僻静的房间中，有镖师守护，除了医家，不让任何人接近那间客房。

冯四安排了杨开和朱云在客栈对面的酒楼上临窗坐下，要了酒菜，坐候医家的出现。

时间不长，果是有一位老医出现，被镖师请上了楼。但随后，那老医竟自慌张走出，面呈惊恐，朝后面送出的镖师摆着手，一言不发地快速离去了。

“这个陆通果然病得蹊跷！”朱云见了，微讶道。

适才朱云向杨开介绍了一番龙虎镖局的情况，已是知那病者是陆通，龙虎镖局的掌权人陆明海的长子。

“那陆通患的是何病，竟然能吓走来诊治的医家？”杨开心中惑然不已。

“杨开！”朱云那边轻声唤道。

“哦！什么事？”杨开忙应道。

“此病特殊，有兴趣去看下吗？”朱云笑道。

“这个……”杨开犹豫了一下道：“此病怪异，我怕是应不来的。”

朱云笑道：“能应下天下万病的，那是神医。你现在还未达到那种程度罢了。

不过身为医者，见有奇怪的病症，应去见识一下的好，管他能否医治得了。”

朱云说着话，站起身道：“你以医者的身份去见一下那个陆通吧。我和冯四也跟着借个光，看看这是种什么样的令人不敢医治的怪病。”

杨开点头道：“也好！”

冯四引了杨开、朱云二人下了酒楼，转到了后院的客栈。

此时在客栈一侧的楼梯前，几名镖师阻拦住了一名黄衫少女。一名镖师说道：“对不住，这位姑娘，这侧楼上的房间都已被我们龙虎镖局包下了。”

那名黄衫少女约有个十六七岁的模样，生相俏丽，背负一包裹，显是一个走远道的。此时站在那里仰着头说道：“客栈的大门外不是张贴了求医榜吗？本姑娘不是来住店的，而是来为人医病的。”

“小姑娘，就你……”一名镖师上下打量了一番那黄衫少女，摇头道：“你能有什么医人的本事？”

黄衫少女笑道：“你且勿要瞧不起本姑娘，更不要以年龄和相貌取人。若是不服，我就先为你诊一下吧。这位大哥虽看着强壮，却也是气虚得很，晚间睡觉的时候总是全身发虚汗。瞧大哥模样应该是北方人了，每到冬季，还要咳嗽一两个月才罢休。”

黄衫少女望着那名镖师的脸部认真地说完，不无得意地歪头一笑。

“姑娘厉害！”那名镖师听罢，脸色一肃，立起敬佩之意，忙闪立一旁，伸手让道：“姑娘，楼上请！”显是身上的病症竟被那黄衫少女说对了。

“果是位望诊高手！”杨开这边，心中不由叫了声好。知道自己的望诊水平可无这般高明。

杨开、朱云、冯四三人跟随了那黄衫少女上了楼。楼下守护的镖师以为他三人是和黄衫少女一起来的，并未出手阻拦。

一行人转上了三楼，又有镖师上前迎了，引向里面的房间。

那黄衫少女回头望了一眼杨开、朱云、冯四三人，不知对方是做什么的，倒也未理会。

杨开的目光在与那黄衫少女目光一碰之际，报以敬佩和友好的一笑。黄衫少女也回以一笑。

杨开后面的朱云咳嗽了一声。

镖师引了几个人来到了一间敞开房门的客房。房中坐着愁眉苦脸的陆明海，身后站着几名镖师。

“师父！”引路的镖师进门一拱手道：“又有几位大夫来为大师兄医病了。”

那陆明海抬头见门外站着几名年轻人，脸上不由呈现出了失望之色，但还是站起身来，一拱手道：“有劳几位了！但能医好犬子，必以三百金酬谢！”

黄衫少女此时才知道，跟随自己一起上来的这三个人，敢情也是来应求医榜诊病的医者。复打量了一番那三人，脸上隐现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不屑之色。

“几位！这边请。”引路的镖师又将几个人引到了最里面的一间客房的房门前。

房门侧有两名镖师在守护，见了几个人，转身开了房门上的铁锁。

客房的门被缓缓推开了，阴暗的房间中，被绑在十字木架上的陆通复被固定在一根柱子上，仍旧垂着头，乱发遮面，不知是昏迷还是在沉睡。

“这就是我们患病的大师兄，各位请吧。”守在房门外的一名镖师说道。

黄衫少女先走入房间，自想先入为主。忽然间不知何故，刚刚迈进的脚步自是停顿了一下，目光在房间中四下搜寻了一番，面呈古怪之色。

随即，黄衫少女慢慢走到了陆通身侧，围着陆通走了几圈，而后伸出右手搭在了陆通的右手脉位上。

那少女脸色随又一变，眉头一皱道“邪祟脉！”

后面跟随进来的杨开惑然道：“请问，何为邪祟脉？”

黄衫少女转头瞟了杨开一眼，说道：“就是鬼脉了。”随后摇头一叹，收回手道：“此鬼脉太盛，我医不得，除非是……”黄衫少女欲言又止，退后站立一边，为杨开让出了地方。

“鬼脉！？世上怎么会有鬼脉？”杨开心中大异，医者心性使然，更是好奇心，自令杨开上前试那陆通脉位。

待杨开的右手刚搭上陆通左手脉位，自是一惊，但觉寸关尺三部脉绷紧若一条拉直的铁线，且一息间仅有二至，尤其是陆通皮肤冰冷，无一丝温气。

“此人身体内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竟能导致如此奇怪的脉象？”杨开心中惊异道：“果是那种什么鬼脉吗？”

就在此时，本是在那里一动不动的陆通慢慢抬起头来，望了杨开一眼。长发旁开，虽是一张英俊的面孔上，竟带着一种女人般的妩媚笑意，并且在黑洞洞的双眼中透射出一种阴冷狠毒的目光，加以那种妩媚的笑意，显得诡异之极。

杨开见之心中一凛，忙收手退下，此时才恍然大悟才那老医慌忙离去的原因，当是被陆通这种诡异的脸色吓走的。陆通这边则又复垂下头去。

“这难道就是传闻中的那种鬼邪之病吗？”杨开似有所悟道。

“这位公子可是有法子医治？”黄衫少女淡淡地说道。

“非我所能为也！”杨开摇了摇头。

“此病特殊，非世上那些医家所能医治得了的。”黄衫少女也自无奈地说道。

“这病究竟特殊在何处？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朱云说道。

“不懂就不要问。”黄衫少女说道。

朱云听了，冷哼了一声。

“在下杨开，不知这位姑娘如何称呼？”杨开这边一拱手道。对黄衫少女除了刚才的望诊之术，现在竟然还能诊断出一种“鬼脉”来，当是持有特别的诊术，杨开心已中是佩服得不得了，有意结交。

“徐楠！”黄衫少女应道。

那徐楠随后问道：“不知杨公子师承何家脉法？”

杨开摇了下头道：“我仅是从脉书上习得的。”

“脉书上！”徐楠闻之，笑了笑道：“脉书上若是能习得到真正的诊病的脉法，人人都是神医了。医道中唯脉法一术最是难习，诊断不明，又有谁人能信你。看杨公子的脉道水平，连蒙饭吃的火候都不到。”

杨开听了，脸上一红，暗里叫了声“惭愧！”

朱云一旁不悦道：“这位姑娘看来是有大本事的了，既然能诊出什么‘鬼脉’来，何不施以‘鬼药’医治。倘若治不得这个病，就不要说别人的本事是蒙饭吃的。”

徐楠听了，笑道：“你以为‘鬼药’是什么人都能施得了的吗。”

杨开讶道：“难道说还真有什么‘鬼药’？”

“当然！”徐楠说道，“医林中什么奇药没有。”

“夜半采鬼药，听得乌鸦叫！这样采得的鬼药才能灵验。”一个冰冷的声音忽地在门外响起。

杨开、朱云、徐楠闻声看时，门外站着一名黑脸的中年汉子。穿着一件灰色的旧袍子，肩膀上负了一褡裢。一路风尘的模样。身后站着陆明海等几位镖师。

“你们治不得的病，就由我来治吧。”黑脸汉子说道。当是又来了一位应诊的医家，并且是有着十足信心的医家。

说着话，黑脸汉子一步迈进了门里。

就在此时，绑在十字木架上的陆通忽然地抬起头来，惊叫了几声，显然甚是恐惧。身体扭动，因被绑得紧实，却是挣扎不开去。

“本人医病有个规矩，就是禁止生人观看，还请几位移步吧。”黑脸汉子面无表情地说道。

“有劳几位了，还请这边房间里用茶。”陆明海在门外一抱拳道。

杨开望了望惊慌的陆通，又望了望那黑脸汉子，心中讶道：“别的医家都惧怕这陆通而不敢医，这陆通为何又单怕此人？”

朱云见杨开有不愿离开的意思，便朝门外的冯四招了下手。

冯四会意，忙走进屋子里，从怀中摸出一锭银子，上前递与那黑脸汉子，说道：“这位先生请了，我家主人想看看你是如何施术救人的，希望给个方便吧。”

那黑脸汉子见状，虽是面无表情，望了一眼朱云，而后却是盯了那锭银子半

响，说道：“各位若是医家，那就随几位的便吧。”

冯四听了，一笑之余，将银锭装进了黑脸汉子肩膀上的褡裢里。黑脸汉子自是未拒绝。

杨开见朱云为了让自己能观看到黑脸汉子施术治病，竟然费去了一大块银子，感激地望了朱云一眼。

朱云见了，自是一笑，而后对站在旁边的徐楠说道：“这只是花了我和杨公子两份的钱，可没别人的啊！”

徐楠听了，尴尬之余，转身欲出去，显然是不情愿离开，也有欲观那黑脸汉子施术的意思。

杨开见了，忙说道：“徐姑娘，也一同留下观看这位前辈如何施术救人吧。”

徐楠听了，高兴地一笑道：“好啊！那就谢谢你了。”说着，得意地朝朱云望了一眼。

朱云见是杨开的主意，也只好无奈地一笑。

黑脸汉子此时转身对门外的陆明海等人说道：“本人施术，医者可观，亲人却是看不得的，否则会影响效果。”显是欲要观看他施术，也要另行花钱才可以。

陆明海听了，只好拱手道：“全凭先生吩咐。”说完引了众镖师退去。

冯四走出，转身将门关了。屋子里只剩下了杨开、朱云、徐楠和那个黑脸汉子。

黑脸汉子此时走到愈来愈惊恐的陆通身边，望了望陆通，说道：“你是自己走，还是我来赶你走。”

陆通发出了一种似男非女的尖声道：“你以为有本事能制住我吗？”

黑脸汉子摇了摇头道：“不到黄河你是不死心的，好吧，我且赶你走就是了。”

说着，黑脸汉子从褡裢里摸出了数根银针来。

“不知前辈欲施何术？”徐楠问道。这个神秘的黑脸汉子，也自令她感到了好奇。

“鬼门十三针！”黑脸汉子应道。

“鬼门十三针！”杨开和那徐楠闻之，俱是一怔。

“请教了，何谓鬼门十三针？”朱云说道。

黑脸汉子望了一眼朱云，见是花钱的主顾，犹豫了一下说道：“说与你们听听也无妨。鬼门十三针是专门来医治鬼邪之病的。但取人身十三大穴：一针人中名鬼宫，二针少商名鬼信，三针隐白名鬼垒，四针大陵名鬼心，五针申脉名鬼路，六针风府名鬼枕，七针颊车名鬼床，八针承浆名鬼市，九针劳宫名鬼营，十针是星名鬼堂，十一会阴名鬼藏，十二曲池名鬼臣，十三舌下名鬼封。大凡十三针之内，轻者三两针，重者七八针，便是有厉害的，十针之内就能起作用，用不尽十三针的。此